

# 出版界真的奇形怪招？

——駁斥郭震唐與齊仁書的謬論

呂應鐘

很不幸，在三十二期「書評書目」中看到了陸祥麟和任房訪問郭震唐的「奇形怪招話出版」，以及齊仁書「第三隻眼」的「杞人書——看一萬年後」，這兩篇都是相當「離奇大膽」而「鬼話連篇」的文章。表面上看來，前者是一篇「十年來暢銷書籍回顧展」的訪問記，訪問人的立意甚佳，可是在讀完全文並親到全臺書城「參觀」了現場的「暢銷書籍」之後，實在令人感慨萬千；而後者，執筆者根本未翻閱過「一萬年後」這本書，而且連已出了幾種譯本都搞不清楚，就敢提筆寫批評短文，實在令人嘆齊某之不自重。

先說「十年來暢銷書籍回顧展」吧。全臺書城舉辦此次展覽，主要目的就是在「別出心裁來招攬顧客」，

這「原是無可厚非之事」，但是要說它是「對目前混亂的出版界所作的一番澄清工作」，那就真把一池「清水攪成混水」了。因為全臺書城經理郭震唐，手不能提筆撰文，又無令人折服的文學背景與學術造詣，只不過是個書城的批書商，竟然大膽到冒充「書評人」的身份，大言不慚地談出版，實在是太「奇形怪招」了。

如果全臺書城默默地進行它的「招攬術」，還可原諒，受害的僅是前去參觀的讀者而已，可是掛起「十年來暢銷書籍」的大旗，就該慎重其事，慎選所展之書，萬不可以此美名為障眼法，蒙混廣大的愛書讀者。在此次展出的書籍當中，的確不乏暢銷的好書，可是不值得列在展出陣容中的劣書，也相當的多，對於郭震唐自己的大話「這次回顧展的目的之一，也在使大家分清楚暢銷書和好書，有時合一，有時分道揚鑣」，不啻是打響自己嘴巴的一掌。

文中更為荒唐的就是這位郭批書商口沫橫飛地批評出版界的現況，說道「有鑒於今年出版界的一陣邪風，大家抱着一窩蜂主義，因此弄得滿天滿地的飛碟，搞不清我們是活在一萬年以前還是一萬年以後，邪風加一窩蜂，把清水攪成混水，出版界在表面上似乎一片繁榮，實際上是弄歪了讀者的胃口，後患無窮，始作俑者，實在該省思一下。」

這一段離奇得不能忍受的「狂言」，如果是出自一位文學造詣相當高的作家口中，或是出自一位深具學術地位的書評人口中，我們就該心服口服地「省思」了，可是，它却出自一位沒讀過幾年「暢銷的好書」，而且還靠這些「邪風」之書賺足了錢的批書商口中，凡是對文化界寄以深望的人士，莫不嘆「世風日下」了。這位批書商自己才該「省思一下」，他有何學術地位來講這些話，我們也無法明瞭暢銷書回顧展具有什麼「深意」了。

如果以我們之中沒有人親眼看過飛碟、也沒有人真正明瞭史前文明的真相、也沒有人能預見未來一萬年的科技成就為理由，來批評這一陣風起雲湧的出版情況，是在打「科學野狐禪」的亂仗，那麼，我要反問一下：怪誕不經的武俠小說、香艷絕情的言情小說、逼人眼淚的電視連續劇、性與暴力的外國電影、厲影憧憧的鬼電

影，該稱爲什麼呢？它們不是可以比照着冠上「文學野狐禪」、「戲劇野狐禪」、「電影野狐禪」的美名嗎？如此一來，我們真要陷身野狐禪的陷阱裏，看的聽的講的都是「狐」話，耳濡目染，久而久之，我們可會從人「進化」到狐了，只是很可惜，我們不是進化成「科學狐」，而是突變成「武俠狐」、「香艷狐」、「鬼狐」、「性狐」了。

社會型態的變遷，總會影響到出版界的路子，郭震唐會說「從五十年代的磚頭書（那時候還是金杏枝、禹其民大行其道的時候），到南宮搏等的『古裝』小說，轉到存在哲學的流行，進而到短篇小說與散文的暢銷；邱永漢帶來的工商企業叢書的熱潮，一直到今天的這種情形——可以說是受到整個社會型態和經濟結構轉變的影響。」可見他私底下還是認爲「今天這種情況」——飛碟書、史前書、外星人書的暢銷——是一種社會型態改變下的必然趨勢，既然這股風起雲湧的出版情況是必然的，爲何還要口出不着邊際的反調呢？爲何要叫「始作俑者」「省思」呢？

長久以來，人類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不很瞭解，許多科學家、思想家不斷地探討人類存在的真相，可是仍無法成爲衆所接受的定論，這些困擾人類的問題，在美蘇太空人踏上月球之後，達到了高潮。人類從何而來？來做什麼？他會不會毀滅？這些問題和太空計劃扯上了關係，也揭開了宇宙神秘。自古人類就以自我爲中心，中國人稱自己爲「中」國，是文化中心，其他諸邦都是夷狄；歐洲人稱自己是位在大陸的中心，中國位在偏「遠」的「東」方，美洲不過是「新大陸」而已。以前人類認爲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天體都在繞着地球旋轉，現在人類雖已知道地球不過是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塵粒而已，可是自我的思想仍然不變，地球人仍認爲自己是宇宙中唯一的「人類」，但是太空計劃對此問題，提出了挑戰：既然地球人是宇宙唯一的，人類又是高等生物，那麼爲何還要花費龐大的資金去探測太空呢？幽茫茫的宇宙既然沒有其他的東西值得我們去探討，美蘇的太空計劃不是成了相當矛盾的大騙局嗎？這一點才真值得我們去深思哩。

如果宇宙真有其他生物，甚至居住有遠比我們更爲高等的生命，「他們」難道不會有相同的想法、同樣的

行動嗎？難道他們不會製造比我們的太空船更為優良的航具，來探測浩瀚宇宙中的其他「生命」嗎？如果宇宙間確有高等生物，他們確擁有精良的航具，他們已突破了時空的障礙，他們已遨翔於宇宙中有好久了，那麼地球上來歷不明的飛碟、史前留下的許多奧秘、古經籍記載的神奇現象，不是一下子都可以解釋得通嗎？

有些人會說話雖如此，可是和人類文明扯在一起，就未免太牽強附會了。的確，在我們未得到真正的解答之前，各種可能的假說，儘管顯得有點離奇，也不失為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原則，更何況，提出這些「邪」論的原作者，都不是泛泛之輩、狂熱份子，他們都是美蘇赫赫有名的天文學家或生物學家，譬如以研空飛碟而著名於世的海尼克博士（Dr. J. Allen Hynek），是美國西北大學天文學系主任、美國空軍飛碟「藍皮書計劃」的顧問；堅信外太空存有智慧生命的沙岡（Carl Sagan），是美國康乃爾大學行星研究室主任、天文暨太空科學教授；以今日太空技術來研究聖經舊約太空船的布拉姆立克（Josef F. Blumrich），是美國航空太空總署系統分析課課長；研空太空生物而獲諾貝爾獎的克爾文（Melvin Calvin），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化學教授；認為人類在一萬年後會殖民銀河的狄森（Freeman J. Dyson）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室人員；除外向有蘇俄名天文學家薛洛夫斯基（I. S. Shlovski），卡達雪夫（N. S. Kardashev），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米勒教授（Stanley I. Miller）都是對外太空生命抱有極樂觀看法的權威人士，尚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以研究外太空恒星生物可居帶而享譽全球的人物，就是民國四年出生於江蘇省的黃博士（Su-Shu Huang）。在此我要問，如果說臺灣目前出版界一窩蜂的搶出「科學野狐禪」書籍，是一種「邪風」，它「弄歪了讀者的胃口」，那麼追根究底，罪首該推上述這些「狐精」了，他們竟然將「邪風」由西方吹到寶島，將寶島攪成一團「混水」，實在罪大惡極，使得「讀者不明究理」地「瘦了自己荷包，肥了人家皮包」，他們真該抽空到臺灣來向靠批售這些書而漲滿一口袋鈔票的郭震唐陪個不是才對（我們也要「哀嘆」竟然有一位中國人也變成了「狐精」）。

再說化名「齊仁書」（杞人書）的仁兄，以他長在腳底的「第三隻眼」，連鞋子都沒脫掉，就想伸出來窺

窺人類一萬年後的生活起居，實在是臭得令人難耐。

明眼的讀者在書店中可以看到，迄至目前為止，「一萬年後」的譯本只有三種，一是拙譯的「宇宙萬年後」（希代出版），二是黃堯譯的「一萬年後」（林白出版），三是四季出版的「一萬年後」。前二者是直接由英文本譯成中文的，第三者是由日文譯本再轉譯成中文的，內容和原著的出入相當大，而且誤譯之處不可勝數。在這些譯本推出時，確有六家出版社或書店做過廣告，但並不就意味着有「六種譯本」，由此可見，齊某根本未到書店去看看書，僅憑報紙上的廣告及人間副刊的「先讀為快」摘譯，就大膽提筆寫短評，真令嚴正的「書評人」搖頭嘆息。

更何況，他大發謬論，說內容全是「虛無飄渺的」，「是浮泛而不切實際的」，就憑這二句話，就可證明齊某根本未詳閱過這本書，他僅僅看看封面就抓抓腳底的「第三隻眼」，漠視書評的應有立場，當然會寫出這一篇「虛無飄渺」的短文了。這一點，凡是詳閱過拙譯的讀者，都可以證明的。

在此我要反問一下：如果「一萬年後」這本書是「怪力亂神的東西」，那麼充斥書店的言情小說、無病呻吟、風花雪月的作品、擁有廣大讀者的武俠小說，就稱不上「怪力亂神」、「虛無飄渺」、「浮泛而不切實際」、「突發奇想」、「浪費時間」的作品嗎？閱讀這些東西難道不是「不必要的浪費」嗎？

如果讀者能捨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無病呻吟風花雪月的作品，轉來閱讀這一系列有關人類文明的「科學幻想小說」，那麼就該慶幸這位讀者終於覺醒了，終於能逃脫文化的桎梏，不會突變成「野狐」、「怪狐」，終有一天會成為「科學狐」，這不是一片發展科學聲中，值得欣慰的事嗎？

假如人人都懷着齊某的想法，管他什麼一萬年後，那太遠了，那是子孫子孫的事，我們杞憂什麼？那就大錯特錯了。果真如此，人人自顧跟前事，人人自掃門前雪，人類的文明怎會有今天的進步情形，我們所吃所穿所用的，都是集合多少多少世代的智慧才發明出來的，如果大家只顧自己，那麼今天仍定活在抱樹皮圍草葉的野蠻人時代，那有汽車可坐、那有大廈可住、那有電視可看、那有佳餚可食？齊某該「省思一下」，他所吃所

穿所住所用所行的，那一樣是靠自己努力製造出來的？沒有祖先們數千年來的努力，齊某有今天的享受嗎？如果我們今天不努力，子子孫孫那有好日子可過？

身爲彥譯一系列飛碟書、史前書、外星生物書的譯者，看到卅二期書評書目上這兩篇相當「稀奇古怪」「突發奇想」的文章，深覺該挺身出來說些話。雖然迄至目前爲此，沒有人能百分之百證明這股「邪風」理論的正確性，但我們不該否認，這些書遠比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無病呻吟風花雪月作品來得優良，它的「害處」只會令人暇思外太空生物來訪而已，根本不會使人走火入魔、入山求仙、鴛鴦亂情、無病呻吟。如果這些書籍稱不上是「暢銷的好書」，最起碼也稱得上「暢銷書」，但要說它們是「暢銷的壞書」，恐怕就不太恰當吧！

## 洵洵篇

# 敬覆呂應鐘先生的「駁斥」

齊仁書

拜讀了呂應鐘先生在譯過「奇」書「一萬年後」，又寫了一篇題名爲「出版界真的奇形怪招嗎？」的「奇」文（這裏的「奇」，還是「稀奇古怪」和「突發奇想」的「奇」）之後，不禁深深地爲曾經寫了「杞人書」一文而感到後悔起來。因爲想不到那篇小小的，對事不對人的書評，竟會害得「身爲彥譯了一系列飛碟書、史前書、外星生物書」的呂應鐘先生這樣氣急敗壞，口不擇言。真叫人記起那個別人指的是葫蘆瓢，老和尚硬說